

樽前花下集

李克因杂文选



南京出版社

樽前花下集

李克因 著

華東出版社

樽前花下集
李克因 著

南京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浦第二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4 字数11.5千
1990年4月第1版 199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ISBN·7—80560—176—3/I·42

定价：2.16元

责任编辑：杨 青

序

陈 辽

作为读者，克因兄的杂文，是我喜爱阅读的佳作；作为有时也写点杂文的作者，克因兄又是我所服膺的杂文高手。

克因兄写杂文，已有四十年的历史，可谓老杂文家了。在他长期的杂文写作实践中，已经形成了他的杂文特色。

一是思想内容多元化和写作手法多样化。本杂文集中一百篇杂文，有表彰性、歌颂性的杂文；有针砭时弊的杂文；有规劝、箴诫的杂文；有知识性的杂文；有趣味性的杂文；有娱乐性的杂文；有渲泄性的杂文；有给人以战斗后休息的杂文……真是百花盛开，五色缤纷。与杂文思想内容的多元化相适应，克因兄杂文的写作手法也是各种各样的：政治抒情诗式的，直抒胸臆的，以古喻今的，中外比较的，幽默的，讽刺的，浅斟低唱的，高歌慷慨的，……杂文的十八般武艺都动用了。没有四十年的杂文写作史，是不可能取得如此显著、突出的成就的。

二是对时弊有独特发现，痛加针砭。杂文的生命在于有战斗性，而其战斗性又贵在对时弊有独特发现。歌颂性、表彰性的杂文，自是杂文中的一格，但读者最爱阅读的 还是那些针砭时弊的杂文。克因兄的杂文，如《由官返民难》、《舆论安能造乎？》、《漫说管好老婆孩子》等篇，都有他对时弊的独特发现。某些领导干部的老婆、孩子胡作非为，

正是现实生活中的腐败现象之一。但大家司空见惯，也就习以为常。克因兄在《漫说管好老婆孩子》中写到这一时弊，有助于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要求迅速解决这一问题。在克因兄的杂文中，我以为这类杂文的思想意义、社会效果较大。

三是掌故重谈，新意迭出。克因兄的杂文常从掌故谈起，或旧事重谈，或旧书重谈，或旧戏重谈。他谈的是大家熟知的旧事、旧书、旧戏中的掌故，但他却从这些掌故中发掘出新意，再和现实生活相结合，于是这些掌故也就突然闪耀出了新的光采。《下次不中也就是了！》、《嬷嬷的喜怒哀乐》等杂文都是如此。

四是议论风生，深入人心。杂文离不开议论，但又不能板着脸孔发议论，令人生厌。克因兄的思想评论性杂文，如《务实篇》、《打开心灵的窗户》、《“知名度”》、《“自控”与“慎独”》也发议论，但写得自成一格：夹叙夹议，议中有情，谈笑鼓掌，清风习习，文章没有“架子”，却能入目贯心。

多元多样，有发现，有新意，有议论，这就使克因兄的杂文拥有众多的读者。尤其难得的，克因兄的杂文还有文采斐然、可读性强这一特色。他行文多曲折，笔尖带感情，事例取典型，讲究艺术性；状物含哲理，叙事兼怀人。看来，克因兄写杂文时是把它当作文学创作一样来下笔的。

当今中国，正值改革年代。改革年代，杂文大有可为。在改革中，前所未有的新人、新事物在现实生活中涌现出来，需要我们以杂文加以热情的肯定和歌颂。由于新旧两种体制的同时存在，转折期中必然会出现的阵痛，以及我们国

民性中的“痼疾”，在改革现实中有些沉渣在泛起；一些腐败现象在产生；某些似新实旧的东西在表演；这些都需要杂文给予针砭，给予抨击，给予揭露。因此，不是如某些同志所认为的那样，今天杂文已无可作为，而是大有作为。我衷心希望克因兄进一步壮大自己的文胆，磨砺杂文写作的技巧，在改革年代里写出为人民需要的更好更多的杂文来！

一九九〇年三月

杂文的我见

(代前言)

李克因

现代文学家搞杂文的大师首推鲁迅。鲁迅晚年有《且介亭杂文》一集、二集、末编。他在一集序言中说过这样的意思：文章如按形式分类，则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里面包括各种文体的文章，于是成了“杂”。这是古已有之的。也正在这里，他提出了作品应成为“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十字名言。

这样看来，杂文并不是一种文体，而是汇编成册的各种体裁文字的总称。冠以“杂”字，是很贴切的。

但杂文也曾经被说成是一种文体，大抵就是指的报纸副刊上那种投枪、匕首式的议论性文字。已经“约定俗成”。

解放以后，杂文专栏所载文字的内容和形式不断在演变。五十年代初，不少文章借鉴了鲁迅某些杂文“嬉笑怒骂”的一面，对生活中不良倾向进行揭露、讽刺。因为多是文学工作者所执笔，所以讲究一点文学性，具有一定的词章美。一九五八年前后，就大都变成歌颂性的，且出现了“思想漫谈”之类的文字。

六十年代初，又有“三家村”杂文。三家者，邓拓、吴晗、廖沫沙也。他们都处在领导岗位上，所见既多，情况又

熟，而本身又是文学家、史学家、美学家，知识渊博，文学功力很强。所写其实是各具风格的散文。不必讳言，这些散文大都是针对一定社会现象进行褒贬议论的，颇多精辟之见。如果有关人士在阅读欣赏之余，也得到一些启示，对工作的开展会大有裨益。而也确曾得到了一片叫好声。但后来便篇篇都成“影射”，无一幸免，文人之罪过，莫大于“影射”了。您瞧瞧，“影”已错了，竟而“射”之，岂不是“狗胆包天”，“罪大恶极”吗？如果不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再站起身来，那还了得！

也真巧得很。正当那些大“左派”磨刀霍霍，准备绳索，打算“抓活的”之际，邓拓偏又“抛”出《三十六计》。三十六计，当然“走为上”。哈哈，大大的狡狴！还想逃吗？逃不成了也么哥！铁板钉钉，定死了！

多么荒唐！

然而杂文，即已被定为一种文体的文字，其风格究竟是怎样的呢？似乎不宜规范得那么窄。它是“自由谈”，是“随笔”，总归大体是以议论为主的散文。方向对头，可以歌颂，可以讽刺，可以抨击；可以叙事，可以状物，可以怀人；当然在议论同时也可抒情，议中有情，情中夹议。也可以什么都不是，仅仅给人以知识，提供健康的美，就象《三十六计》等那样。

目 录

序言.....	陈 辽 (I)
杂文的我见 (前言)	李克因 (IV)
正“名”篇.....	(1)
打开心灵的窗户	(3)
鲁肃的“两长一短”	(4)
燕人张翼德种种.....	(6)
“一衣带水”和潘美、潘仁美.....	(8)
从教练穿球衣引起的闲话.....	(9)
创名牌的艺术.....	(11)
“大道之行也”	(12)
王三老“观棋不语”	(14)
下不为例.....	(16)
王金龙的执着	(18)
冠冕堂皇的浪费.....	(19)
文章·架子·御笔.....	(21)
套话务去.....	(23)
二贩艺术.....	(25)
务实篇.....	(26)

如果孔夫子重游聚星亭·····	(28)
“下次不中也就是了!”·····	(29)
“书生”与“书生气”·····	(31)
“完人”试解·····	(33)
一文钱难倒英雄汉·····	(34)
不妨借来一用·····	(35)
“盲”乎哉?不“盲”也·····	(37)
说谏·····	(38)
“未名”小识·····	(39)
本色·硬做·照相术·····	(41)
热诚的奉献·····	(43)
由官返民难·····	(44)
“夹塞”论·····	(46)
舆论安能造乎?·····	(47)
王伦也是开拓者·····	(49)
关于来历、来头的杂说·····	(51)
“买卖人”说·····	(54)
要真是“我的”·····	(55)
梁山泊的知识分子·····	(56)
只可惜没进过学·····	(58)
嬷嬷的喜怒哀乐·····	(59)
小志梁山排座次·····	(62)
释“喜”兼及“闻过”·····	(63)
闲话“过瘾”·····	(65)
眼色浅谈·····	(67)
环境移人性情·····	(69)

“国骂”未可废除·····	(70)
回忆与沉淀·····	(72)
只把寻常话做诗·····	(73)
“权力”杂议·····	(74)
正德皇帝的知名度·····	(75)
语言的“夹生”·····	(77)
“两市”与“横行”·····	(78)
师承·私淑·案头书·····	(79)
提起那个“打”·····	(80)
今日“八阵图”·····	(81)
珍惜观众时间·····	(83)
吃不了，兜着走·····	(84)
“哄”的联想·····	(85)
泛说与品评·····	(87)
旅行家的预言·····	(88)
“无锡筛网”的胆识·····	(89)
“自控”与“慎独”·····	(91)
“知名度”·····	(92)
戏中人与史中人·····	(94)
看闲专家·····	(95)
安先生的思想工作艺术·····	(97)
仍需惜墨如金·····	(98)
说“剋”·····	(99)
档案、起居注及其他·····	(100)
崇儒祠中所思·····	(102)
造字“运动”琐议·····	(103)

“负责”之中的文章·····	(104)
两个程咬金·····	(106)
鬼的人化和人的鬼化·····	(108)
莲花风格与量人砝码·····	(109)
自我调节之术·····	(111)
品而后评·····	(113)
民主也要配套·····	(114)
徐晃之风和“我”的车·····	(115)
关于英雄枪的妄说·····	(117)
这哥俩的文才·····	(118)
“女强人”说·····	(119)
学然后知不足·····	(121)
文武官员到此下车·····	(122)
也算得一本“书”·····	(124)
“四知”说·····	(125)
我看“老寿星”·····	(127)
漫说管好老婆孩子·····	(128)
逛书摊随想·····	(130)
何必“公门有公”·····	(131)
话由脸谱说起·····	(133)
马孟起的悲哀·····	(135)
精于“算”者未必聪明·····	(137)
头颅的价值·····	(139)
贾桂不会老是站着·····	(140)
一山应能容二虎·····	(142)
名利的转化和天平的倾斜·····	(144)

就是要看怎么输的.....	(146)
一部案头书的由来.....	(148)
失眠大王的反思.....	(151)
妙哉“机遇”.....	(153)
“小儿不宜”.....	(155)
后记.....	(157)

正“名”篇

前些时，中央电视台邀请一九七八年得奖短篇小说作者开了个座谈会，向全国播送了实况，收看的人纷纷叫好。但也有人摇头叹息：“唉——”

潜台词是明白的，那就是：“你看，又鼓吹成名成家啦！”

“名”，若干年来曾经历了多少坎坷。而倒楣时，它的孪生兄弟——“家”，也受到株连。在一个时期里，确实是“人怕出名猪怕壮”。出名遭殃，成家有罪，一人得祸，鸡犬受累。

说“名”与“家”孪生，是因为知名者须得成家，成家后方能有名。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都是扼杀人才的行家里手。林彪、“四人帮”是其中佼佼者。他们借口批判资产阶级的名，把无产阶级的名判处死刑；他们以棒杀名人为乐。

随着许多受到残酷迫害的知名作家、艺术家、科学家、教师以及各行各业的实干家的平反昭雪，这个“名”字也随之翻了身。

在我们的社会里，名，不是吹的，不是封的，也不可能是捧出来的。这是学有专长、身怀绝技的人们通过社会实践，以他们的成就受到人民群众的承认和批准，因而得之的。这说明他们造诣高，贡献多，影响大。所以，成名可敬，

成家光荣。

得名越早越好。这意味着一个人能及早在为人民服务中做出卓越贡献，而且来日方长，有较充裕的时间为人民工作得更多、更好。不应该反对“少年得志”，而要提倡年轻有为。这比皓首成名要好得多。事实上，中外古今，许多专家在青年时期就崭露头角，以自己的才华为人们所注目。林彪、“四人帮”的十年荼毒，使我们失去了整整一代专家和业务尖子。在四化建设中，我们需要有成批成批的知名青年作家、艺术家、科学家等和技术精湛的“状元”出现，群星灿烂，后继有人。

自然，不做勤奋的努力而又刻意求名，这态度是不足取的，也断然无名可享。有了点名气，就翘尾巴，就两眼望天，就狂狂然无所措手足，就看不起给他荣誉和鼓励的人民，那就终将被人民所抛弃。这里也有个教育和引导的问题。动辄扣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帽子，批得灰溜溜的，就不仅把名搞掉，而首先搞掉的是志气和奋发向上的精神。不教而责以至不教而“诛”，都是不妥当的。

如果担心有个别人扬名后又变坏了，这也无妨大局。只要在评语上再加几个字就行了。比如：虽善于始，未克有终；劣迹昭昭，足为鉴戒。——也让他当个反面教员。

打开心灵的窗户

“你去打通他的思想”。有的领导人碰到群众中出现的思想问题，往往这样简单地布置任务，而忽视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

生硬的“打通”，会有良好的效果吗？

看来未必。

首先，你去打通他的思想，把他的思想统一到你的思想水平上来，而你的思想认识是否一定很正确呢？

如果你的大脑膨胀起来，到了飘飘然不知所以，自封为党的化身的地步，那就更不得了。他若不接受你的“统”，便是个刺儿头，难剃，以至和党离心离德。

这种事情是发生过的，至今也未曾绝迹。在最严重的时候，有过不少大大小小的党的化身。他们一面把党的组织抛到一边，一面把自己打扮成绝对正确的党的代表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万众之中，唯我独尊。在他们影响所及的大小王国内，真理在握，一言九鼎；致使听者悚然，金人缄口。

以化身自命加上权力的滥用，就远远超过“我打通他”的范围，而成为“我改造他”，“我审判他”，“我对他实行阶级专政”了。此风一盛，结果当然是浩劫一场。

然而在什么时候，什么文件上，曾经规定过什么人可以拥有作为化身的权力呢？只有按民主集中制组织的集体里面

的普通党员，而从来不允许有超出这个范围的特殊党员。任何人接受组织委托和群众接触，都应该是普通一兵的身份。

驾凌于群众之上的人当然败坏党的声誉，咬啮党和人民群众之间水乳交融的联系；最后，不管他是否意识到，很可能成为把从大地母亲身上吸取力量而所向无敌的安泰举在半空中弄死的赫拉克勒斯式的人物，或其帮凶。

加强思想工作，非常必要。在一定意义上讲，这也是现代化成败之所系。唯其如此，从事这项工作就更需持严肃、郑重的态度。有人说要讲究工作的艺术，其实并不完整。重要的是感情：真诚待人，尊重对方，设身处地，将心比心。要善于打开别人心灵上的窗户，也要打开自己心灵的窗户。自以为高人一等，怀里揣着一块冰，欢喜眯着眼睛去睨人的人，是做不好思想工作的。

鲁肃的“两长一短”

在京剧舞台上，吴大帝孙权是个大白脸，以象征心怀奸诈。他听从周瑜建议，把刘备弄了来，名是结亲，实为人质，以讨还被借去的荆州。结果是妹子孙尚香和刘备一起溜掉，落了个“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之讥。

在陈寿撰的《三国志》里，孙权则被处理得比较高明。他知人善任，气度恢宏。他在评价鲁肃时说，和鲁肃初次见面，鲁就以战略眼光对他谈起帝王大业，这是他的“一长”。后来，曹操水陆齐发，大军压境时，许多老臣都主降，鲁肃却劝他急召周瑜，委以重任，终获赤壁大捷，这是他的“二